

IM WESTEN NICHTS NEUES

E·M·REMARQUE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E. M. Remarque: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德國 雷馬克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林 疑 今 譯

水 沫 書 店

1 9 2 9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1 1500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再版 1501 3000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有著作權

實價壹圓壹角

原著者 E.M.REMARQUE

翻譯者 林疑今 林語堂序

發行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_{公益坊內}水沫書店

序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一書已經轟動全球，公認為大戰以來最偉大的戰爭小說。這已成定讞，無庸我再來贅述了。幸而中國出版界，逐漸進步，在去德文原書出版九月以後，中國的讀者，也可以讀到這書的譯本，總算是一件可喜的事。

原來戰爭在文學上可從幾方面看法，一種是歌頌武功，追述英雄，替歷代帝王及其走狗留下其黷武揚威猙獰面目的印象，（自從詩人尹吉甫以至喜做什麼東征賦，武軍賦的漢魏詩人在此類。）一種

是描寫小百姓，在兵戈戰亂時期，受盡顛沛流離之苦（自從國風許多敘述士女曠怨的詩人以至作新豐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石壕吏的杜甫在此類）。這兩種的文學作品，說也奇怪，都是一班專制政治下充滿了崇拜英雄思想的好百姓所歡迎的。再一種的看法，就是戰爭的哲學家，如 Nietzsche 在那裏喊着：

“你須愛和平，當他做新的戰爭的預備而愛短期的和平勝於長期的。

“只有弓箭在身，才能安心靜坐，不然就得談論短長，評人是非。讓你的和平是一種的勝利。”

或是如坐在交椅上的新聞主筆，一面嚼香茗，吸雪茄，一面做起慷慨激昂滿紙殺氣的社論，紙上談兵，大有滅此朝食之慨。但是以上種種，都未能獲得戰爭二字意義之精要，等到那位社論家，着了草鞋，佩上鎗刀，在血花飛濺，鎗林彈雨中，拿起鎗尾

刀向另一素不相識，穿着與己不同的制服的人的背後或腰部戳進去，戰爭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了。

所以在以上各種不同的看法以外，還有一種看法，就是丘八自身對於戰爭的看法，而 Remarque 這本書所以能轟動一時，就是他能將戰爭的真相，及丘八的感想活躍的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比如用鎗尾刀戳人，須戳在腹部，不在胸部，刀尖較不易夾在對方的排骨中，靈動不來，這才是談戰的社論家所應細心體會的一層。又如在初次受過砲擊的戰壕中的新兵，砲火停時，每每發覺滿褲污濕，也是好談英雄主義者赴前線時所應防備的一點。Remarque 敘述砲擊有這一段說：

“土地對於兵士的，比於任何人更為有用。當他自己蹬到他曉得是堅實的時候，當地因受彈火的恐怖而將他的面孔和他的四肢深

葬在地中的時候，她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母親，在她的沉靜和堅固中，他失去他的恐懼和哀叫；她掩護他，延長他十秒鐘的新生命，再接受他，永遠常常接收他。”

這才是戰爭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因為自從科學昌明，古今“英雄”所見，要略略不同了。在機關鎗野礮未發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英雄，也相信有隻手空拳履鋒冒刃的勇將。所謂“勇”者，爲的是膂力過人，可以從萬夫鋒刃中殺奔而來安穩無事的走過去，並不是說在機關鎗掃射的範圍內拍拍胸膛，與鐵面無情的子彈碰高下。這便是古今戰爭，因受科學影響的一點不同了。Remarque 給我們看的不是英雄，只是與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遠在恐怖及神經錯亂如醉如狂的狀態中自衛與殺人，而且殺人是所以自衛，自衛不得不殺人。Remarque在序上說：

“這本書，不是一種控訴，也不是一種供認，尤其不是一種奇俠故事，因為死並不是一件奇俠故事，在於生命危在旦夕的人。這本書不過要簡單的講關於雖然或者尚未中彈，却已受戰爭戕賊毀傷的一代人的故事。”

Remarque好像是說，他不懂什麼尚戰與非戰主義，他也沒有什麼浪漫與古典的色彩，不過他所寫的却是人類史上真真實實的一頁史實。Remarque對他初次刺死的屍身說：“朋友呵，今天輪到你，明天輪到我。但是如果我險裏逃生出來，我要反抗這蹂躪我們倆的東西；從你，奪去生命——而從我呢——？也是奪去生命。朋友呵，我答允你。這種事不許再實現了。”

尚戰非戰的議論太長了，非我們所能討論。不過有一層，有些東西，任憑如何，了結他們的幾條狗命，也未嘗不可。但是從前爲了某姓劉的某姓宋的歷代帝王萬世子孫之業，現在爲了某某汽油大

王，某某資本大家，去殺你對面素不相識的，同有妻子的，只有制服不同的一個人，却是怎麼一回事呢？中國人素來“酷愛和平”，並不好戰。此中是何道理，現且不去計較，（聽說因為中國人是寫實主義者，恐怕也有幾分是處，）我想就樂得趁這酷愛和平的本性，博個美名，去做世界大同的宣傳者吧？橫豎戰爭上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那末，這本書的銷路，在中國應該不至於十分壞吧？

林語堂，十八，九，廿七夜。

這本書，不是一種控訴，也不是一種供認，尤其不是一種奇俠故事，因為死並不是一件奇俠故事，在於生命危在旦夕的人。這本書不過要簡單的講關於雖然或者尚未中彈，却已受戰爭戕賊毀傷的一代人的故事。

原 书 空 白 页

一

我們在離開前線五里的地方休息。昨天我們被調遣回來，現在我們滿肚子都是牛肉和菜豆了。我們心意滿足，平安。今天晚上每人又有滿食罐的東西可喫；并且，還有哩，每人都有雙份的臘腸和麵包呢。這使誰都大大的起勁。我們已好久沒過這樣的幸運了。紅頭的廚子要求我們來吃；他用他的柄杓向每個經過他的兵士打手勢，抄起一大堆的食物給人。他不曉得他當怎樣弄空他的煎煮鍋，可以及時來燒咖啡。第牙頓和摩勒爾找到兩隻浴

盆去盛食物，盛滿了浴盆的邊沿而收起來。在第牙頓是貪喫，在摩勒爾是預防。第牙頓瘦得像根鉅子似地，鬼曉得他能將所有這些食物放進那兒去。

更爲重要的是有兩份煙。每人有十支雪茄，二十支香烟，和兩份咀嚼烟草；現在這些都是正當的了。我將我的咀嚼烟草換了嘉德辛斯基的香烟，這就是說我一共有了四十支香烟。一天已够抽了。

我們實是無權可得這意外的幸運。普魯士人不是這樣大量的呵，我們只是因爲算錯才有可感謝的。

十四天前我們被調到前線去。我們所守的那一角很平靜，所以那個留在後方的軍需官照常預備好滿隊一百五十個兵士每日的伙食。但是昨天突然有一起可驚的英國兵極兇地向我們射擊，在我們的守線內又沒打鼓，所以我們受極沈重的襲擊，回來的時候只有八十個兵士還是健全的。

昨天夜裏我們退兵，一到這裏立刻躺下來大睡一場：嘉德辛斯基說得不錯，他說設若兵士可睡得久點，戰爭也不至於這樣痛苦可怕。在戰線上我們差不多不曾睡過，這樣一共十四天，實在是度日如年。

我們中間第一個人爬出我們所屯紮的地方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半點鐘後我們都帶食罐聚集在油煙美味的廚房。在這一行列的前頭的是那些最餓的人——阿拉伯特·克路伯哪，他是我們中間最聰慧的思想家，所以他是第一個可當額外委的排長的人；摩勒爾哪，他還帶着他學校裡的教科書，做着考試的夢，在大礮的轟擊中他還低聲地念着物理學的定理；里亞哪，他滿面都是鬍鬚，他偏愛着政府娼妓部的女孩子。他破誓說過她們受軍隊命令強迫去穿着絲的襯衣而且在一些少佐和上級軍官娛樂的客人之前洗浴。第四個，是我自己，蒲爾波墨兒。我們四個都是十九歲，都是從學校的

同一班裏出來投入戰爭的志願兵。

靠近我們後面的是我們的朋友；第牙頓，一個和我們同年紀的瘦弱的鎖匠，是隊裏最會喫的人。他坐下來喫的時候瘦得像是一隻螳螂，站起來的時候却大得像是一隻有孕的臭蟲；海•威斯撒斯，也是同樣年紀，是一個掘煤夫，他能將軍食麵包很容易地握在手中而說：“猜猜看我的拳中是什麼呵；”還有地達琳，一個農夫，他所想的只是他的田園和他底妻子；最後是期丹尼斯羅涅斯•嘉德辛斯基，他是我們這一羣的領袖，足智多謀，曾受過苦痛，他四十歲，面孔的顏色像泥土似的，藍眼，彎下的肩頸，和一顆嗅得出壞天氣，好食物，和輕快的工作的出奇的鼻子。

在廚房前，我們這一夥子排這一排的前頭。我們漸漸地忍耐不住了，因為廚子一點也沒注意到我們。

終於嘉德辛斯基向他嚷道：“喂，亨利契，開起

湯菜房來。誰都知道豆燒好了”。

他懶懶地搖着頭道：“你們必須到齊再說呀。”
第牙頓譏笑說：“我們都到齊了。”

這廚頭還是一點都沒注意。“這在你們也許行，”他說。“但是其餘的人在那裡呢？”

“他們今天不吃你的了。他們不是在醫院裏便是在土裡了。”

這個提醒使廚子分措亂。他口吃着。“但是我弄好的菜食是給一百五十個人的哩——”

克路伯向他肋骨一推說：“那麼我們可大喫一頓了。來呵，動手！”

第牙頓忽然有了一種感覺。他那尖滑的老鼠似的形狀開始顯著出來，他的眼睛欺詐地眯着，牙床扭動着，他嘎聲地低語道：“嘿！你也預備好一百五十人的麵包嗎？”

廚頭毫不介意，昏亂地點着頭。

第牙頓扯住他的外衣說：“臘腸也是這樣嗎？”

日恩日爾再點着他的頭。

第牙頓在牙床抖着。“烟也是這樣嗎？”

“不錯，什麼都是。”

第牙頓面孔發亮：“一個多麼好的豆筴啊！所有這些食物都是我們的！每人得到——等一會兒——不錯，簡直兩份哩。”

這時日恩日爾就爭辯說：“那可不行。”

我們騷動起來，開始攆去。

“爲什麼不這樣做？你這老紅頭。”嘉德辛斯基問。

“八十個人不能有一百五十個人的東西呵。”

“我們立刻就要給你明白明白” 摩勒爾怒罵着。

“這些燉菜到不要緊，但是我只能發給八十個人的糧食。”日恩日爾固執着。

嘉德辛斯基發起脾氣來。“你還是大量一次罷。你所領來的食物不只是八十人的。你所領來